

## 女人家？或是女科學家？

王皓安

有女性的科學家嗎？過去，我只認識「居禮夫人」。後來才知道「Mileva Maric」的故事，她是位天賦異稟、表現傑出的女科學家，愛因斯坦是她的先生，在進入婚姻後，便被期待專注於家庭，或被視為愛因斯坦的回音板。這不禁讓我開始懷疑：科學領域中的女性去了哪裡？

像吳健雄這樣傑出的科學家，雖然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，至少有許多科學家為她抱不平，有更多的榮譽獎項隨之而來，肯定驗證「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恆」成就。畢竟吳健雄這樣的例子是少數，而且很少被在科學教育中提及，更少指認她的性別。

在女性學科學的過程中，更常遇到認為女性天生能力不足，在科學領域上的發展受生理限制的說法。甚至有些老師以嚴厲的態度，指責女性無法學科學，或是不用心學科學。建構女性在科學領域上的「無能與無知」，讓女性更可能自主地選擇相信，身為女性是不可能懂科學，或覺得科學是不可親近的。

而男性往往被鼓勵從事「較高深的科學研究」，這樣對不同性別的差別期待，更影響女性對自我能力的認知。用學習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中，對自己的科學學習成就有較低預期的女學生，自然更難獲得高學習成就。科學領域中的性別歧視謀殺了科學領域中的女性，同時亦無助於女性參與科學研究。

這些年來，台灣各縣市第一志願女學生在選組時，逾半選擇理組，那這群女性現在在哪裡？如果這些女性沒有像居禮先生在身邊這樣支持她、肯定她能力的伴侶或家人，看見並鼓勵她們的專業發展，那她們的未來又會變得如何？

Ben 在《自然》雜誌指出，在同儕評審期刊的競爭力評比中，同樣生產力的科學家中，女性總比男性獲得較低的評價，而女性進入這樣對性別不友善的環境，真的是生存大不易。

從知識的建構、對女性的期待、對女性參與科學能力的貶抑、科學應用的宰制到性別不友善的做科學環境，在科學發展過程中，不斷夭折的女性，似乎變得「可預期」。能夠在科學環境中生存下來的女性真的太不容易了！

排除女性參與科學的障礙，進入科學領域的女性，是否又會看見號稱「科學中立」的科學領域，在科學問題上提問、詮釋與應用的性別偏見？科學領域有女性的加入，是否真的會帶來不同呢？

Karen Messing 提醒我們，科學量化研究樣本中缺乏女性的樣本，主流研究社群「排除女性」。McClintock 因為對玉米「感受身受」，而發現「跳基」(genetic transposition)，為基因科學帶來重大的貢獻。Ursula Franklin 認為，女性因性別而遭遇的差別化經驗與遭遇，而能提出不同的科學問題，對生活情境中的需求有更深刻的連結。

這些例子的確可以某種程度說明了女性進入科學，會帶來不同，而之所以不同，是因為女性受到社會建構的性別價值所影響，面對問題時，可能會與被社會建構的男性採取不同的態度與方式進行研究。

「有女性的科學家嗎？」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問，是因為「科學」往往被連結為「男性的」，而不是「女性的」。因此，含納不同性別經驗的科學研究是重要的，科學領域需要不同性別經驗與觀點的參與。不然，科學知識只不過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男流知識罷了。

（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、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）

本文原刊於《立報》性別大補貼專欄 2010/04/14

已獲作者同意轉載